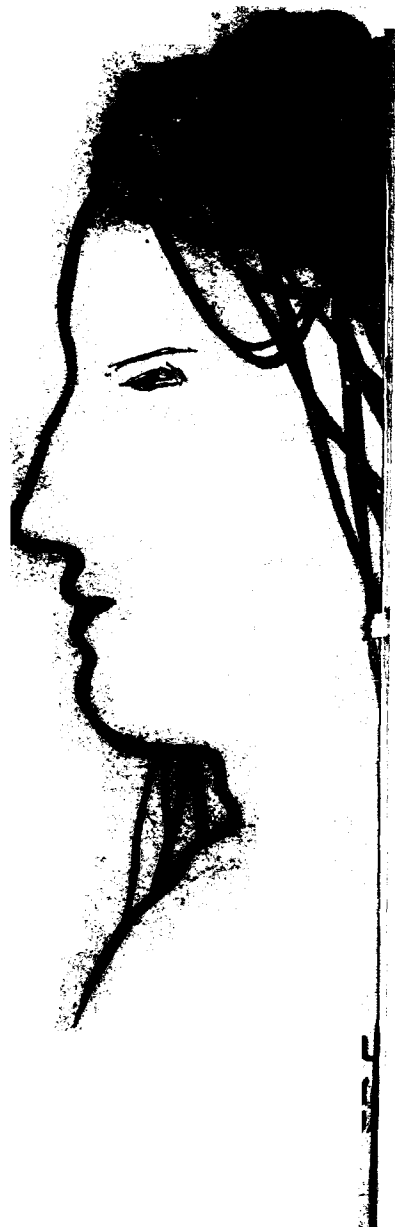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舊歡

黎明文藝叢書之一

伍光建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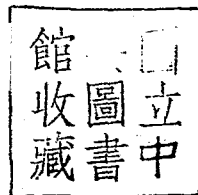
舊

歡

伍光建譯

黃維榮序

伍范作面



受入書號： 26097

受入日：昭和 17.11.19

請求記號： 933-42

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

# 目 錄

舊歡	.....	一
離婚	.....	二一
心獄	.....	四五
奪夫	.....	八三
聖水	.....	一二九

## 序

本書的譯者伍光建先生是譯學界的老前輩。我覺得他的譯筆的好處最要者有二端：一是自然。中英文組織不同，英文中形容詞（區別詞和疏狀詞），尤其是形容詞用的切語子語，大半可以放在被形容者之後，而在中文中每被放在被形容者之前，因此語氣累贅，「的」字獨多；所以雖是句斟字酌的忠直的譯文，終爲不慣於歐化文體者所厭讀。這個缺點，一在於英文不純熟，不能控制牠；恐怕稍加更動，便把原義譯走了；因此只能就其原來的組織，按了中文的順序，依

樣葫蘆的描出來，成了非中非西的怪樣子：生硬不自然之病，全不能免。二在於中文不通俗，譯者寫作的手段不逮原著者遠甚，所以見了原文，便一字一句的記譯，全不能利用中文通常的言語來替代牠。所以詞皆新鑄，讀之覺得不順適，而譯者亦覺得非常吃力。伍先生的譯文，句讀都很短，長至二三十字而無句讀的歐化句絕對沒有。這是他能夠把原文分拆了後，用中文的初語子語來重寫出來之故。他於原文很能控御，他寫作的手段又純熟，所以能不為原文所束縛而出之於自然。庖丁解牛，目無全牛。因此批大卻，導大竅，無不因其固然而游及有餘。伍先生的譯筆確也有這種功夫。二

是真率。伍先生雖把原文的句法折散了重組，但也依了原來的文理，而不是矯揉造作的。所以我們覺得他的譯文很真率，毫不吃力，而能保持原作的風味。他用的字面也極隨俗，只要能夠達到原意為止，總不在文字上作雕琢裝飾的功夫；所以尤能加增真率的風味。這二點我以為是伍先生的譯品的特長，而且是在譯學上很重要的。伍先生的譯品不限於文學，歷史哲三方面的東西都有。但我們覺得他的文學的譯品，尤為膾炙人口，這是凡讀過俠隱記克蘭弗等譯本者必能承認的。

這裏所收的五篇小說，各有他們的面目。約言之，則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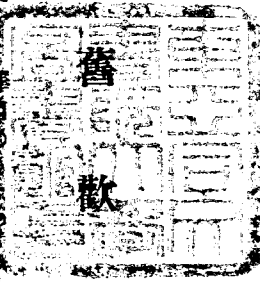
分爲三組。第一組舊歡與離婚原是 *Queer Stories* 內容非常新奇，但不流於誕。牠們的結構雖以間閒著筆，但都是一步緊一步，一直到了篇尾的 *Climax* 而止，組織實很精密。讀此可以悟到短篇小說的作法。第二組心獄與奪夫原著者是 *Eady*。這篇的調子靜穆而悲涼，別有一種趣味；與伍先生的譯筆特別相宜。名作名譯，尤爲值得一讀。第三組的聖水，是 *Hawthorne* 作的。他的含諷的筆致異常冷雋，令人讀了感到有一種回味。曾聞某戲劇作家說，戲劇的組織都有一定的原型：譬如，悲劇的計有四十餘種原型，無論如何寫法；都逃不出這四十餘個原型，不過枝葉各異罷了。小說方面當然也有牠的

模型；但我看這幾篇東西確是都能不落尋常的窠臼，值得欣賞一下的。

伍先生的原稿上沒有標點；這裏的是我替他加上的。恐怕太草率了，累及譯文，所以我標點的時候也很謹慎。但錯誤總是免不了的，且待發見之後，將來再行改正了。

伍先生譯的短篇小說不很多。這也許是出版的第一種，較他譯的長篇小說好似另有一種輕快的風味；或者可以說是本書的一種新貢獻。凡愛讀他的譯品者當能辨之。一九二九年七月廿九日，編者黃維榮序。

(原名 An Old History of Great Scotles from Youth 第十二篇)



(南)

未有自由結婚，先有自由戀愛；戀愛既能自由，自然就有選擇；有了自由選擇，故此當少年時代男子不止愛一個女子，一個女子也不止愛一個男子。我們專從男子說起：譬如說一個男子先看見一位某甲小姐，就戀愛到了不得；以爲除了某甲小姐天下無可愛的女子了。不久又看見某乙小姐又愛上了，把某甲小姐撇開。這時候他愛某乙小姐如同初愛某甲小姐一樣。不久又看見某兩小姐，又撇開了某乙小姐。以後出來的日子多，見的小姐們多；看見這一個，又撇開那一個

她伸出兩手，喊道：「查理呀！我的查理呀！」

查理害怕慌亂到極點，幾乎說不出話來。說道：「希格太太，這却使不得，我不是你的，我是……」

她喊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，你是我的；你是我一個人所獨有的。無論什麼都不能使我離開你。我的至寶呀！你不要這樣冷淡，這樣殘忍，我特爲來告訴你……」

查理答道：「不能，不，我萬不能再聽你說這種話。你若是不願你自己的名譽，也該替你的丈夫留點面子，替你的兒女們留身分。」

她這時候如同發狂的喊道：「我的查理呀！我何嘗不想

到他們呢，你切勿以爲我不先計算我的損失就立意做出這種舉動，但是那我對你的愛情同他們比較，他們不算什麼。」

此時查理覺得難爲情到萬分，說道：「我告訴你，我不能再聽你說這種話。上帝呀！你這個女人難道是糊塗到全無知識了麼？」

讀者試觀當時的情形，一定要說希格生夫人是變了一個全無知識的人了；因爲她此時撲過去偎在查理懷中，兩手緊緊的抱住查理的頸頸子，把一個頂大頂重的頭靠在他肩上。

查理同她掙扎，要擺脫開，喊道：「你放手！女人，你讓他走吧！萬一有人看見，像什麼樣？」

；接連戀愛的十位小姐，撇開不理的也有十多位小姐。到了後來愛上一個不肯撇開的才同他結婚，還要常常的告訴這位小姐一向不曉得什麼叫作愛情，一直到了這個時候得遇你這位小姐，才曉得什麼叫作愛情。小姐雖是很曉得他以前愛過多少人才輪到她，她却並不見怪，還是很喜歡的。

作者對自己的太太起初求婚的時候已曾把剛才這番話告訴過她，她很相信我只戀愛過她一個；其後才曉得我起初也會戀愛過許多人，輪到他算是第十四個了。但是他曉得了反喜歡我，以爲到了這時候愛情才算是靠得住。

凡有男子先前戀愛過隨後撇開的我們起個名辭叫作「舊

歡」，又叫作「舊相好」。我們起初遇見她們的時候，好像如在天堂遇了仙女那樣歡樂。撇開之後相會，就未免索然無味了。我們追憶從前初愛某甲某乙小姐的時候是何等溫柔，何等苗條，後來見着是已經嫁了人，生了五六個孩子，長得很發胖：一個肥圓臉，三層的下巴。你此時見着她自然還是喜歡的，不過比初遇時的溫柔神往差得多了。她看見你自然也是一樣的思想。還許你見着她還替她的丈夫抱屈，他見着你替你的太太叫苦。

大概而論，這是舊相好後來見面時候的情形，但是也不盡然。很有例外的，例如特利納先生的閱歷就是與平常很不同。



話說這位特利納先生名查理，他同一位姓瑪士丁名梅坡的小姐自小就認得，從小兒就常在一起很要好的。長大成人，自然是很相戀愛。親友們以爲他們就要定婚的。過了幾年，依然不曾定婚；親友們都以爲奇怪，不曉得查理爲什麼毫無進步。

實在情形是查理很愛梅坡，梅坡也很愛查理。不過查理這個人是天生的一個因循的人，老拿不定主意。毋論是走入小鋪子買幾個錢東西的小事，或是對於宗教的大問題，他都一樣的老拿不定主意。今天他入這個宗教的教派，明天又改入那派。我看他這個人因爲過於審慎，四面八方的利害計

算得太清楚，臨了決不定方針。他之所以不敢同梅坡定婚，也是因爲這個緣故。他是很愛梅坡；但是一談到結婚，他就有許多疑慮。梅坡，不錯，是很好的；但是夠好不夠呢？有許多要點都要計算清楚，今天覺得是梅坡的好處很多，是可以定婚的；到了明天又覺得美中不足，又似乎可以不必定婚。有好幾次他心中打定了主意，要開口同她定婚，臨時一想又覺得可以不必，又不開口了。如是者過了許久，任憑你是什麼好性子能忍耐很愛他的女子也覺得討厭。梅坡小姐看見他老拿不定主意，只好答應了一位姓希格生名安瑪的。嫁給他在很遠的地方住，同特利納不相見者十五年。

特利納看見梅坡小姐嫁了別人，心裏是難過極了；才曉得不能同梅坡的常在一起簡直的是過不了日子。他還以為梅坡很對不起他，殊不知原是他自己的錯。如是者有六個月，簡直的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；常常的作幾首歪詩寄懷，作了就拿去給朋友們看。朋友們見得多了很討厭他。再過幾時才慢慢的冷淡下來，好容易才把他有了裂紋的一顆心修補好了，還不至於破作幾塊。過了十五年，性情也就改變了；主意拿得定些，不是從前那樣多疑多慮的了。十餘年之後，他仍然還是個孤家寡人，並無妻室。

到了第十五年的時候他却愛上一位小姐姓艾華士，名庇阿。這

位小姐面貌秀美，頗能動人，性情又好。這時候特利納是三十八歲，小姐比他小十二歲。特利納仍然是個美男子，丰采還是很好的。庇阿小姐很愛他，他也愛小姐。只喜歡常同小姐在一起，照應小姐很周到的。他所有一切的語言舉動都表示戀愛小姐，只差未開口求婚。他一想到這一層，老毛病又發作。自己問自己道：小姐是很好的了，但是夠好不夠呢？他仍然還是拿不定主意。

恰巧這時候發生一件事很使他注意：原來梅坡小姐嫁了丈夫之後十多年，此時搬回來到老地方住。特利納自然是要去看了他的老相好希格生太太（即未嫁時的梅坡小姐。）特

利納這時候戀愛小姐的心早已烟銷火滅了，不過去看看得一個十餘是什麼樣。這十五年之間，這個輕盈苗條的小姐變了一個碩大的半老女人了。他們別後初次見面是在人家裏喫飯。看見這位太太此時食量很好，又能喫酒。快要散席的時候，這位太太很不客氣的還要喫燒酒。查理（即特利納）看見很詫異從前她當小姐的時候這樣也不喫，那樣也不喫，好容易才能勸他喫一點東西，所喫的也不過烏食那麼一點兒。酒是向不沾唇的，渴的不外檸檬水焦米湯。查理，特利納訝她飲量食量雖然與前不同，却是愛情還是轟轟熱熱的。不久他就曉得了。

起初查理見着這位太太，並看不見有什麼從前的愛情餘燼；後來見的次數多些，漸漸見得這位太太看見他有點拘束不自然，說話的時候有點忙亂。後來又看見這位太太對他的眼色很特別；再過幾時查理才明白過來這位太太對他很表示愛情，好像要重修十五年前的舊好。查理想到這一層不免大笑，難道這位太太以為她還是從前的小姑娘麼？難道她還不覺得自己變了半老徐娘麼？難道他不曉得從前身體輕盈苗條，不過七八十斤重，現在太過發福了，身子至少也有一百二十三十斤重；況且嫁了丈夫十多年，生下五個孩子，還要同當小姐時候一樣要重修舊時的愛情麼？未免太好笑了。查理初

時心裏不過作這種想像；隨後這位太太的眉目傳情同溫柔態度越久越顯咄咄逼人的，查理覺得很難受，很冷落的對她，她却不理會。查理很着急自問道：我很表示不愛他，很冷落的待她，她爲什麼這樣傻，全不明白？即使她自己不覺得是已經過時的人，難道不明白她自己是個有夫之婦麼？還不明白已經有五個孩子麼？她爲什麼這樣糊塗？

查理看見她這種的舉動，只好躲避她；但是已經被愛情所迷的女人是容易躲避的。這位太太總要趁許多機會，或是製造許多機會，要同查理見面，不容他躲避。她若是坐在查理身邊喫飯，她在座下捏查理的手，查理非常之害怕，惟

恐客人或僕人看見，不成體統；人家若是曉得，是要議論要造謠言的；她的丈夫希格生曉得了是要鬧亂子的；庇阿小姐聽見了是萬不答應的，他們兩人相愛的事是要立刻打散的。只好攔阻她不必客氣的了。

希格生太太是什麼都不顧的，有一時露出滿臉的溫柔，滿嘴裏都是怨言，對查理說道：「查理你爲什麼同我這樣冷淡同我這樣疎遠？」

查理答道：「希格生太太，這是什麼話？」說話時很露出討厭的腔調。她說道：「你還是稱呼我梅坡，你向來是稱呼我梅坡的。」一面又同他送秋波。查理反替他難爲情，心



裏想道：這個女人豈不變了個傻子麼？

查理答道：「你是個有夫之婦，我那裏能夠放肆亂用稱呼呢？」

她說道：「查理，你不要胡說了，我並不以你爲放肆的

。查理說道：「你不以爲放肆，你的丈夫是以爲放肆的。」

他說道：「我的丈夫麼？查理呀！我的查理呀！」

剛好此時請客的女主人帶領一位男客走進來，介紹這位男客見希格生太太；查理乘機溜了。他看見希格生太太的態度比聽見她說話的腔調，還要害怕。希格生太太恨不得跑過

來滾在查理懷裏。查理一想，只好從此以後躲避她，無論什麼宴會場中只要有希格生太太的蹤跡，他都不去。

查理以為這樣的躲避萬不會鬧出笑話來的了。他却不得一個女人家既然是什麼都不顧了，她是雖然不想，總要同他見面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查理回到自己的住處；一開門看見希格生太太早在屋裏等他。查理很慌亂，很害怕的喊道：「希格生太太，你為什麼跑到我這裏來？」

希格生太太站起來，走到他面前。查理看見她那一種什麼都不管的神色態度，非常之害怕。

她說道：「我什麼都不管，我只要有了你，無論通天下的人罵我我都不管。我們兩人不如跑了罷！跑到非洲也罷，跑到印度也罷；我的查理呀！我們跑罷！你跑到什麼地方，我跟你到什麼地方。我們兩個人從此永不分離了！」

查理還是一面同她掙扎，一面喊道：「你瘋了麼？你只管什麼都可以不顧，我却不能不顧。你還不曉得麼？我差不多要同人定婚要娶親了。」她一聽這句話大驚，好像是心裏受了一刀；面色神氣登時全改了。此時她的面目全是忿恨妒忌的神色。

她喊道：「難道你是要娶庇阿小姐麼？你不怕，原來是

件真事。但是我要攔阻你，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，我一定要攔阻，要打散你們的婚姻；我要給她曉得我很有阻撓的力量。是的，你永不能娶庇阿小姐作太太。」

她於是立刻走開，洵洵的看了查理一眼跑了。

她走過之後，查理掏出手帕來擦擦頭上的汗對自已說道：「上帝！我想不到她是這樣不顧廉恥的一個女人。我受不住再同她見一面，這一次是很夠受的了。我不曉得她用什麼法子攔阻我娶庇阿小姐。這時候查理簡直的是拚命要拿定主意。說道：「我不讓她攔阻我娶庇阿小姐，我一定不能讓她攔阻；我今天晚上就去見庇阿把這件事體告訴她，她就可以

知道希格生太太的話全不足信。」

他當着心最熱還未冷的時候去告坎底阿小姐；那位小姐聽了他這番話，自然很不以希格生太太爲然。隨後聽見查理居然問她開口求婚，歡樂到了不得，於是商定三個月後結婚。

果然到了三個月，兩個人結了婚，出外度蜜月。蜜月還未度完，查理接着一封信。說道：「寶貝查理！你還記得你從前同我相愛，却老不肯開口對我求婚，使我老等你，害得我如同受酷刑一樣。我打定主意不叫你對待這樣可愛的一位底阿小姐，如同你從前對待我一樣。我於是同我的丈夫說好

「我的丈夫答應我任由我使一種手段，強逼你趕快同庇阿小姐結婚。我的計策居然告厥成功，我覺得很滿意。梅坡希格生啓。」查理讀了信，很驚異，很有點疑心；把信交給他的新娘子。問道：「你曉得這件事麼？」新娘子兩手按住他的頸子，同他的頭接吻。說道：「你這個老傻子，你爲什麼會想到這種不近情理的事？」

讀者要留意，新娘子並未否認她不曉得。

# 離 婚

(原名 Settled Out of Court. 譯自 Queer Stories from Truth 第九篇)

貴族，且申納是個貴族，到了二十一歲襲爵，承繼產業。所有各處的田地收入遇着最不好的年頭一年至少也有五萬鎊金錢。到了四十歲的時候，把自己的人格也毀了，把最好的朋友也麻煩夠了；因為那時候他把所有能花的錢都花光了，能借用的錢已借到無可再借的了；變成周身都是債，無法可以歸還，完全破了產。他娶的夫人是個跳舞院的女子，比他年紀青得多。他的夫人的人格是很好的。他不能有什麼機會可以再娶富家女子作夫人，興復舊業。即使是他死了之後



，他這一家人家也不能有什麼進步。若是他一旦死了，承繼產業的是他一個堂兄弟拉甫名威廉。這個人又是個好花錢的。因為他有承繼產業的希望早已預借了許多債，指望承繼產業的時候歸還。

他們兩兄弟因為彼此都是好亂花錢的，就變了很好的朋友。兩個人常時談到有什麼機會或是有什麼法子能夠向人借幾個錢用用。談過多少次也談不出什麼道理來。且申納此時住在一間飯店內，已經欠了不少房飯錢。店主人說過，幾次要趕他走，不讓他再住。

有一天兩個人又在飯店裏閒談。且申納說道：「我剛才

去找賈爾克同他通融這碼錢。他這個東西從前是何等巴結我。見了我差不多就要在地下爬。現在他見了我簡直的是無禮極了，很侮辱我；簡直的是不讓我進門，還吩咐他的手下以後不許我再來。我很極了，我很追悔我從前爲什麼要借錢用。

威廉說：「我也受他踐踏。那個東西簡直的是要把我們的財產慢慢剝削光了。若是你先死我來承繼家產的話，恐怕這些家產都到了他手裏。」

旦申納說道：「大約總是我先死的成數高，除非是你遇着什麼意外，或是你賽馬的時候跌死在賽馬場；不然的話

大約總是我先死。我很有意要把那個東西的計策破壞了。我想出一計了，你何不去告訴他，你可以得一個好差使到非洲的西岸。」

威廉答道：「這個法子也不能打破他的計謀。假使我死了的話，我所有的保壽命險的憑據都在他手上，他還是一樣的可以得許多錢。」威廉一面說，一面插手入衣袋數袋裏的幾個銅錢，幾個銀錢；大約這幾個錢就是他罄其所有的錢財了。

旦申納說道：「假使克提（旦申納夫人小名）遇着什麼意外，一旦死了……我並不願她遇着什麼不幸，因為我們是

很相得的。貴族裏外再沒他這樣好的一位夫人……假使有什麼意外，瓊爾克那個東西又有什麼法子呢？假使克提死了，我再娶生下兒女，瓊爾克的計謀是不能行的了（因為旦申納有了兒子，家產就不歸堂兄弟承繼？注。）

威廉說道：「你這一計也不相干，不能害瓊爾克；因為他已經把克提夫人的壽命也保了險：這原是他強逼我作的。他的計劃很周密。總而言之：毋論怎樣，他總可以弄我們許多錢。」

旦申納貴族聽了，罵瓊爾克幾句。說道：「看來是這個東西承繼我的財產了。我希望我的住戶喜歡他，除了他之外

沒得別人能夠逼住戶還租的。明知道是他承繼我們的財產已經令人難過。我們又不能從他手中多少弄些回來，更令人難過。」

威廉這時候，伸手在桌上把旦申納的雪茄盒拿過來，要掏一支雪茄吸；誰知是個空的，很不高興，只好取出自己的煙筒來吸幾口煙；一言不發。

一連吸了有十分鐘，在那裏想心事。那時候飯店的總管事跑來對旦申納說，掌櫃的請他到帳房說話。

威廉說道：「來吧！我們不如離開這個飯店；這些管事們侍者們很討厭，我相信我看見一線曙光。」

旦申納說道：「有曙光也罷，沒得曙光也罷，住在這裏不會有什麼好處的。他們也不要我們住在這裏，他們這樣侮辱貴族，應該撤銷他們的執照，不許他們開飯店。現在的世界他們這種人是不以禮貌相待的了。」

兩人於是走出飯店。

自從他們兩個人此次閒談之後，外間忽然出了許多不利於貴族旦申納的謠言：這種謠言却是很新奇的。這位貴族種種的壞名譽都可以加得上，惟有造他謠言說是他虐待夫人：却是向來未聽見過的。現在忽然傳說，因為他好亂花錢，習慣遊蕩，性情變壞了，對待他的夫人很殘暴。這時候他們夫

婦兩人租住一所客店的第二層。同居的人常常說，他們夫婦兩人常時反目。客店的女僕們傳說，有一天他們夫婦喫早飯，且申納拿起一盤炒雞蛋摔在夫人身上。同居的人傳說，常常聽見他的夫人大喊大哭。還有一個同居的作買賣的人住在他們隔壁房裏，有一天晚上聽見哭聲，揮拳的聲。這個作買賣的聽不過，跑進去勸架；看見且申納手上拿了一個馬鞭子，貴族夫人躲在一旁哭。有一天早上這位夫人忽然走入瑣克爾辦公的地方。

這位瑣克爾先生是個有名的重利盤剝放債的，又是個狀師。他雖是當狀師，却沒得多少人請教他；偶然有人請教他

，都是很不出名的事：總不外乎不出名的債務，同他自已有關係的。他這個人是滿面粗俗，好穿衣服，滿頭的紅頭髮，一雙斜眼是非常之狡猾。他的伙計進來說，貴族夫人要見他。他就大罵夫人，好像是他這一罵能夠叫伙計們看重他。

他對自己說道：「我不見她；不然，我還是見她的好；她可以告訴我她丈夫近來的光景。她的丈夫這樣躑躅身體，死期是不遠的了。他若是死，他的堂兄弟承繼家產。他堂兄弟的收入都是我的了。」於是對伙計說道：「也好，請她進來。她若是同我借錢，我不能多借給她。」

那伙計說道：「瑣爾克先生，這位夫人哭得很利害，也



許是旦申納貴族死了。」

瑣爾克聽見了，眉開眼笑的說道：「她若是來問我借錢，我還要叫他哭得有些。」

這時候一位蒙了很厚面紗的夫人走進來。瑣爾克問道：「你要什麼？」

夫人說道：「瑣爾克先生，我來有事同你商量。我要你幫忙。」

他說道：「我猜是旦申納打發你來的；你是白跑一趟了。你對我哭是不中用的，你哭也是白哭。」

那夫人嗚咽說道：「不是貴族旦申納打發我來的，他已

經跑了；他逃跑了，只撇下我一人。」

瑣爾克狀師說道：「你來找我作什麼？我以爲你來報告你的丈夫死了。他若是當真死了，我們大眾都不見得會喫什麼虧。」

夫人說道：「無論怎樣，我拿定主意不再忍受的了；你是個法律家，我請你替我辦事。」

瑣爾克喊道：「替你辦事麼？你要我替你辦什麼？」

夫人說道：「我要什麼？我要離婚。他待我很殘暴，我不管他是個貴族，我不能受他的這樣殘暴的對待我；我要他受罪。」

狀師一聽了這幾句話，自然是首先要算一算；若果離了婚同他自己有什麼利害。他料到一兩層：第一層就是倘若離了婚，且申納貴族是可以再娶的，他從前却未預料到這一層的。

於是對夫人說道：「夫人！但是你要想到離婚是不是叫他受罪，你要記得離婚之後他是可以再娶的。我想他大約是要再娶的。」

夫人答道：「他可以再娶，我就可以再嫁。我還可以嫁一個很好的丈夫比他待我好得多。」

瑣爾克於是力勸夫人不必離婚，打到官司所得的利益很

少；况且又不是一定可以打贏的。假使是打贏了，至多的好處不過是丟了貴族夫人的位分：這又不能令丈夫受什麼罪。

夫人說道：「若是你不肯承辦這件事，我只好另請高明。我不過因爲你替我們辦過多少事，故此來請教你。」說到這裏，夫人就要走。狀師一看不好，與其夫人另請高明，不如他自己承辦，多少沾光些訟費。

瑣爾克這時候很客氣的說道：「夫人請你不要誤會，我應該先把爲難利害告訴你的。若是你不管什麼爲難，不顧利害，一定要打官司，我誠然是很喜歡承辦；請你把情節告訴我。我把證據告訴我。」

夫人果然告訴他。他聽了很留心，說道：「這個案情力量不見十分充足，我不如先替你查探。」

翌日，狀師果然在且申納夫婦所住的鄰近探問情形。鄰居的人都是替夫人抱不平的，都很願意作證見，證明貴族有殘暴的行爲。狀師聽了大不以貴族爲然，大罵法律不好，爲什麼可以許這種殘暴丈夫再娶？於是又同夫人面商，還說力量不甚充足，不見得一定可以打贏官司。夫人聽了，付之一笑。

狀師說道：「我還是勸你不如離異分居，不必離婚；你只要有了養贍費就罷了。」

夫人問道：「養贍從何而來呢？」

狀師說道：「這一層却很有爲難，但是我想得過且過也罷了；譬如說，每星期一個金鎊的養贍費還可以辦得到。」

夫人聽了又大笑。

狀師一想不如先去見旦申納貴族。好費事才找着他在客店裏。見着他，他好像是很後悔的。他說道：「我那樣虐待我的夫人是無可隱諱的，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。也無事攔阻她不去打官司求離婚，我也不必上法庭辯護，辯護也無益。她若是一定要離婚，我只好隨她去。打過官司判了離婚之後她還可以再嫁，我也可以再娶。我是個有爵位的人，不難

再娶一位有錢的少年女子。我再娶了夫人之後，我就可以好好的作人。我原是個喜歡躲在家裏的人，不過恐怕有點對不起我的堂兄弟威廉。我再娶之後，可以生個男孩子承繼家產，不輪到威廉承繼了。」

狀師一聽這番話心裏想：若是威廉不能承繼你的家產，我就太喫虧了。於是又走去同那位夫人商量，可以辦到每星期兩鎊的養贍費。夫人看不起這兩鎊，一定要告官，請他趕快遞呈子。

過了一天狀師加到每年二百鎊的養贍金；夫人說：「你爲什麼不替我遞呈子，我只好另請別位狀師了。」

狀師於是加到每年三百鎊，每年四百鎊；夫人還是不依。又過了一天，狀師又來見夫人。說道：「打離婚的官司是很要花費許多錢的，還是不打官司的好。養贍金可以辦到每年六百鎊。」夫人說：「三倍六百鎊也不成。」後來又費了許多商量，商定每年一千鎊的養贍費，夫人才答應下來不去打官司。過了兩天夫人提議不如另請狀師商定辦法。果然就有一位很神氣的人來找噴爾克狀師。商量了好一回，立了條件，籌出一筆大款交公正人代管；當貴族且申納在世的時候按期交給夫人作爲養贍金。貴族未死的時候夫人却不能離婚。當兩造調停這件事的時候，狀師是難過極了，好像是割他



的肉一樣；只好自己安慰自己；除此之外別無更好的辦法。

翌日早上，他把同威廉錢財交涉的契據等細心研究了。一上，心裏覺得稍微高興些。假使貴族旦申納死了，威廉承繼家產，他自己的利益，是非常之大，這是不在話下。他只管借錢給威廉亂花原是件冒險的事，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既想發大財是不能不要多少冒險的。他當日原是大着膽作孤注一擲的，那怕就是貴族活到歲數很大，他還是很有大利可圖的。第一季他送養贍金給夫人的時候，未免大發牢騷；很有些捨不得。他却很盼望貴族早死，就用不着他屢次掏腰給養贍金。狀師以爲他們夫婦同居的時候，夫人多少還

可以把貴族管得緊些；現在既然離異了不同住，貴族自然是放縱得多，再躡躡身體幾時，是不久就要送命的；他就從此以後不必給養贍金了。

自從他送過第一次養贍金之後，過了幾個星期，他却聽很詫異的消息。聽說是貴族同他的夫人很相好，兩人同到很遠的地方一所舊宅同住。且申納貴族終日打鳥釣魚爲樂，起得很早，一滴酒也不沾唇。

這番話原是威廉親口告訴狀師的。威廉還說道：「他們兩個人同過很舒服的日子，我不曉得他們是那裏來的錢。」狀師聽了，咬牙切齒，兩手亂扯自己的紅頭髮；於是才

慢慢明白過來上了夫人的一個大當。他但想去告他們夫婦兩人串通欺詐取財，但是辦不到的。

威廉又說道：「且申納現在是個蕩子回頭了，身體又是異常的強壯。」

瓊爾克答道：「這是不能久的，不到幾時又要發作，還是個依然如故。恐怕比未回頭以前還要利害得多。」

威廉此來要同他借二十五鎊金錢；狀師不肯借，減到五鎊，減到一鎊，還是不肯借。後來減到五個銀錢，還是不肯借。同時還吩咐威廉，以後若無要緊事請他不必再來。

過了一年，威廉又去找狀師，坐在椅子上。他一向同狀

師借錢，都是坐在這把椅子上簽押借據；簽押拿田地收入作抵押等，字據的。他是坐慣了的，他今天走來仍坐在這把椅子上，問狀師道：「你聽見了新聞麼？你曉得我的前程改變了麼？」威廉隨即把桌上放的泰晤士報的封面那一張拿過來，伸手遞給狀師看。

狀師一手搶過來，把告白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告白不在這裏，我向來是把報上的告白都要看一遍的；我曉得我不會漏看的。」

威廉兩眼很留心的看狀師的臉，歡喜到臉色發白，兩隻貪得無厭的眼冒光。

威廉說道：「我的好朋友，你以爲是死人麼？你爲什麼總是悲觀的看世事？好孩子，你抬起頭來！世事有許多是你料不着的；你要在報告生人的告白欄內看！」

狀師不曉得威廉是什麼意思，只管在他所說的告白欄內看：原來有幾行告白，說的是「某府地方拉甫大宅且申納伯爵夫人一子。」

威廉說道：「這是你料想不到的新聞是不是？」

威廉一面身子靠住椅背吸紙煙，一面看狀師臉上發現的種種神色；隨即說道：「我承繼家產的機會算是完了。我的運氣太糟了，你看是不是？」

麼？」

狀師破口答道：「你的運氣精麼？我的運氣不比你更精

心 獄

(原名 For Conscience's Sake 雜田 Thomas Hardy: Life's Little Ironies)

米拉邦先生住在倫敦很清靜的一條街，門牌十一號。出入的時刻是很有準的。年紀大約有五十歲。人家說雖不算是個富翁，却是很有幾個錢；是個未娶過妻的人，搭住在拓晤尼太太家裏。人是很冷落的，沒得什麼親密朋友；認得他的，他也不去打聽他的事體。他這個人心裡好像是沒得什麼心思的，也無所謂隱藏，也無什麼心事可以告訴人的。人家不過從他口中偶然流露出來的話曉得他是生在某處鄉間，少年時到了倫敦一間銀行辦事，慢慢升到很有大責任的席位。後來



他父親死了，他承受了很好的遺產；故此未到年老就歸隱了。

有一次他病了好幾天；有一天晚上飯後，丙登醫生走過來同他看病，同他圍爐吸煙。他的病原是不要緊的，兩個人坐在那裡閒談。

米拉邦搖頭對醫生說道：「丙登！我很寂寞，你想不到我那樣寂寞。我年紀越大，我對於我自己越不滿意。我今天偶然遇着一件事，使我尤其覺得寂寞；因為我忽然想起我二十年前答應過要作的事至今都未曾如約照辦。對於世上平常的事，人家都當我是個說話算數的人；說什麼就作什麼的。」

也許是因為我向來有信用，故此我從前答應過至今還未照辦的事，令我覺得加倍難過。你是曉得的，我們晚上睡覺，想起了大門未關，或是想起白天應該寫的回信未寫是覺得很不安，睡得不甚酣的。我今天的感覺，就是這樣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兩人不响。他的眼只管向西望。

他又說道：「我這些年來因為公事忙碌，我把這件事擱下，却不能十分忘記這件事。今天我看見法律公報上登了一件事，同我那件事大略相同；我重新又很想念我自己這件事。我可以很簡單的把這件事告訴你：你是個閱歷很深的人，聽了恐怕要笑我臉皮太薄。我是在某府某鄉生的，我二十一

歲到倫敦來，我未來之先，戀愛一個同我年紀相等的女子。我答應娶她，我討了她的便宜，卻不娶她。現在我還是個未娶妻的男子。」

醫生說道：「這種事我們聽過不止一次的了。」  
他點頭。

又說道：「我走開之後，當時我以為毫無轉，很得了便宜，覺得自己很勝利。但是我處世日久，心裏總丟不開這件事；常令我心理難過。我對你說句老實話：並不是因爲良心上過不去，實在是因爲覺得我自己太卑鄙。譬如我同你借五十鎊金錢，答應你什麼時候；到期我不還，我就覺得我自

已很不够人格。假使我曉得你到期很等錢用，我覺得更難爲情。我對於那個女子的事是一樣的。我却毫不動心的不娶他，不以爲卑鄙，反以爲勝利；那女子還生了一個孩子，我雖然給他們多少養贍費，我却不受罪，反叫女子受罪：這就是我事後難過的情形。現在是事隔多年，我也老了，她也老了，然而我常常覺得我自己太卑鄙，太不自重了。」

丙登說道：「我很能領略，但是也看各人的性情：有許多人早已把這種事忘記了。假使你是娶過親，有了兒女，你也許會忘記了。那女子曾另嫁人麼？」

他答道：「她並未嫁人；她後來離開了那地方，到了某

府某地。那裏沒得人認得她。她所住的這個地方，我是極少得到的。兩三年前我偶然路過，打聽出來。她住在那裏很久，好像是教音樂過活；但是我離開她之後，從未再見過她，再會面恐怕不認得她了。」

丙登問道：「那孩子還活麼？」

米拉邦說道：「是個女孩子；我很知道這女孩子活了好幾年；現在是死是活，我却不曉得。倘若是活的話，這時候早已嫁人了。」

丙登問道：「女孩子的娘是個好好的良家女子麼？」

他答道：「是的，是個有知識很安靜的女子。面貌不過

是平常，並不見得能動人，也不算不能動人。當我們初認識的時候，她的家景不如我的好；我告訴過你，我的父親是個訟師，她是音樂店的女伙計。有人對我說。因為我們不能門當戶對，勸我不要娶她；故此生出這樣結果。」

丙登說道：「我只能說事隔二十年，要想補救也來不及的了。這時候也許用不着補救的了。你只好當作是一件已過之事，不必惦记在心。若是母女二人此時還活在世間，或是兩人之中有一個活在世間，你若是有餘錢的話，可以分些給他們。」

他答道：「我餘錢是有，不過是很有限的；我還有很窮

的親戚要我照應。恐怕我的窮親戚的景况比他們還不如。假使我是很有錢的話，我覺得不能花錢蓋過我的前愆的。我當日並未答應她錢財，我當日告訴她的是我們將來恐怕要同過苦日子；但是我卻答應過娶她爲妻。」

丙登站起來要走，好像是要說笑話的對他說道：「只有去找她同他行結婚禮。」他答道：「丙登！你所說的顯然是句笑話；但是我並不想娶妻，我一向是一個人過慣的，我還是要一個人過。我這個人天生我是個繆夫的性情習氣；况且我雖然還是恭敬她，却毫無愛情。我心裡看這個女人不過很望她好；却覺得他這個人無趣味。立刻我去找她，也不過是

補過。」

丙登很詫異的問道：「你當真的要去找她麼？」

他答道：「我常常的想，假使辦得到，我很想辦。不過爲的是我自己的人格起見。」

丙登說道：「我盼望你走好運，你不久就病愈，只管試試看；但是事隔二十年，你一向都無舉動，我奉勸你此時可以不必。」

米拉邦聽了丙登醫生末後這兩句話，心裏却有點拿不定主意。立刻並無舉動。不久病好，却因爲一時心急，把心中的秘密告訴他人，覺得心裏很不安。



但是日久心裏總還想恢復人格。過了四個月，有一天是春天早上，他居然搭火車向西去。

因爲未起程之一兩天前，他翻閱郵局姓名住址冊；看見那女子仍用假名住在某村。當日這女子離了本鄉之後，過了一二年，帶了孩子走來，住在某鄉；自稱是寡婦。此時光景大約還是同從前一樣。郵局冊子上載的是一佛朗令太太，佛朗令小姐教習音樂跳舞。」

米拉邦一到了某鄉，立刻不把行李帶去，先去找着那母女二人的住處。這所住處原在一個很當衆的地方，一找就找着了。門口掛了一面銅招牌，他却遲疑不敢進去，先在對門

裏貨店樓上租一間房子，正對那母女二人的客廳，同時又是他們教跳舞的屋子。他在樓上正好打聽他們的消息，也可以親眼察看他母女二人的品行。他打聽出來那女兒名佛朗西士，母女二人名聲都很好，也還歡樂，很出力教學生，學生很多。寡婦很喜歡作公益事，每逢有什麼慈善會，或是宗教的音樂會，她都肯幫忙。她的女兒，每逢令節，都去教堂幫忙布置陳設，又在一間教堂裏奏風琴。母女二人都算是本鄉的安分良民。

她們教音樂的時候，從朝至晚，略打開一點窗子，讓走過的人聽聽學生們唱歌，作爲一種告白；但是有許多人說，

佛朗令太太靠出賃鋼琴，或經手出賣鋼琴的進款過活。

米拉邦聽了，也還喜歡；因為這都是正當營業，聽了有點喜出望外。

他到了不久，就看見利安納（佛朗令太太名。）他到了第二天的早上，看見這位太太站在大門口撐傘；人是很瘦，面貌還不算十分老，却露出很有心思的神色，與少年時候不同；穿的是黑衣服，很合寡婦的身分。隨後是女兒出來，模樣很像母親，身體比他母豐滿些，是很有決斷的神色，也同他母親一樣；走路微帶跳動，也與他母親少年的時候有點相同。

米拉邦看見之後，打定主意去見她們。翌日早上打發人送封信過去，說明有事奉訪，定的是當天晚上去見，因為他們白天有功課太忙；信裏的措辭是要他們不必寫回信。

果然是並無回信，他却反覺得有點詫異。

他約的是晚上八點鐘，屆時他去敲門，女僕不動的讓他進去。佛朗令太太就在教跳舞的大客廳見他，他原以為在小客廳相見的；此時覺得詫異。他們睽違多年之後，這是初次再會了，彼此都很冷落的。那寡婦的神氣是很不甚願意見他的。

佛朗令太太先開口說道：「米拉邦先生你好麼？我的女

兒在樓下會朋友，我只好在這屋子見你。」

米拉邦說道：「你的女兒麼？也是我的女兒。」佛朗令太太趕快說道：「呀！是的，是的。」說話的神氣彷彿是久已忘記了，忽然想起的。隨即又說道：「你要顧住我，前事少提；我請你當我是個寡婦。」

那女的神氣是非常之冷落，他只能答道：「是的，利安納。」

他以爲這女人一定要說些怪責他的話，大約是事隔多年，不堪舊事重提，故此一句怪責話都未出口

米拉邦說道：「利安納你是很自由的，我說的是結婚的

話，並沒得什麼人得過你的答應或是……」

佛朗令太太很詫異的答道：「米拉邦先生，是的，很自由。」

米拉邦說道：「我要告訴你我爲什麼事來的：二十年前我曾經答應過你娶你爲妻，我現在走來踐約，我求上天赦我耽延的罪。」

佛朗令太太更爲詫異，却並不擾亂，不過有點愁顏，有點不以爲然的神色。說道：「我此時不能作此想了，這樣一來，不過攪亂我的大局。我現在的進項還好，用不着什麼補助，我並無嫁人的意願。你爲什麼會忽然走來談到這件事，

我覺得很是非常的舉動。」

米拉邦答道：「原是非常舉動；我得告訴你這件事同愛情無相干，我却很想同你結婚，我爲的是良心上過不去，我不能不踐約。我既然答應了你，我拋棄你是極喪德的事；我要未死之先作補過的事，我們將來相愛也許同二十年前一樣。」

那女人很懷疑的搖頭道說：「我心領你的好意；你却要爲我的地位設想，你須曉得一來我不願意嫁人，我不能爲你的良心發現，改換了我此時的地位。我在此地是個有體面的人，我是受盡多少辛苦才能熬到今日的地位。單簡言之：我

很不願意改變我的地位。我的女兒正在快要訂婚，要嫁與一個少年：這少年將來是個極好的丈夫。這門親事是很好的，那少年正在樓下。」

米拉邦問道：「女孩曉得我麼？」佛朗令太太說道：「她不曉得；他的父親是死了，埋葬了。你一聽就曉得我們的事體進行得很順手，我不願意驚動我們的進行。」

米拉邦點了頭說道：「也好」立起來就走，走到門又走回來。

說道：「利安納雖是這樣說，我是特爲走來一次，我看不出會發生什麼驚動。你不過是嫁給一個老朋友，你何妨再



斟酌看。我們要記得這個女孩子，我們應該結婚的。」

佛朗令太太搖搖頭。

米拉邦說道：「我不再耽擱你，我一時還不去，你還可以讓我再來見你麼？」

佛朗令太太很帶點勉強，說道：「可以。」

米拉邦此次來，碰見了許多阻礙。雖然見了利安納，並不擾動二十年前的愛情；他却很想勸到利安納答應，同他結婚；然後覺得心安。他於是一連來看她們母女兩人好幾次。第一次見她的女兒的時候，心裡覺得很難爲情，却同這個女兒不甚親愛。太太告訴女兒米拉邦的來意。女兒聽了，恨不

以爲然。母女兩人既不以他的意思爲然，他只管常來：這位太太並不喜歡，反覺得討厭。他看見女人如此的堅決，很有點詫異。隨後他說到道德上，那位太太才有一點心動。他對那太太說道：「我們爲道德起見，應該結婚的。」

佛朗令太太急了的說道：「我最初也是從道德方面想，却不見得有充分的理由。我們分隔已經多年，我不能承認爲道德起見我該同你結婚。你是曉得的，從前我們應該結婚的時候，我很願意同你結婚的。現在却用不着什麼補救。」

他們這時候同站在窗口，看見一個教士打扮，臉上有點小鬚子的少年來敲門。利安納登時流露很關切的意思。

米拉邦問道：「這少年是誰？」

利安納答道：「是戀愛佛朗西士的人，很可惜，女兒不在家。呀！女僕告訴他我的女兒往什麼地方去了。他走去找我的女兒，無論怎麼樣，我很盼望這件親事可以成功。」

米拉邦問道：「爲什麼不成功呢？」

利安納答道：「那少年此時還不能結婚，他現在離開了此地，我女兒同他見面的時候很少；從前他原是在這裡辦事的，現在他到了某村當副牧師，離這裏有一百五六十里路。他們少年男女彼此是默約好了的，但是男子的朋友們因爲我們所執的行業，很反對他們結婚。那男子以爲反對得毫無理

由，不爲朋友們所動。」

米拉邦說道：「你若同我結了婚，就可以湊合他們的姻緣，不能如你所說反生窒礙的。」

利安納問道：「你看可以湊合麼？」

米拉邦說道：「你們不執這樣行業是一定可以湊合的。」  
米拉邦是偶然得了這個機會，多少說動利安納；此後就執定這個主意往下做。利安納果然把這意思告訴了女兒，果然很減輕女兒反對的力量。

其後米拉邦不租人家的樓上住了，常常往來於倫敦同這個地方。末後勸到利安納勉強的答應嫁他。

果然他們兩人就在最近的教堂行了結婚禮，把教音樂跳舞的事交別人接辦，他們就搬去倫敦住家。

他們住在倫敦，副牧師也滿意；他既滿意，那位小姐也自然是滿意。副牧師因為常有事要到倫敦，順便可以看得他的所愛，就是路遠得多，也是高興的。

他們所住的房，鋪陳得很好，門口更收拾得好看。她們母女兩人這時候的地位，自然是比從前高得多。初到的時候是覺得很高興，再過幾時反覺得很寂寞，因為他們從前在鄉間日久，認得的人很多，差不多一百人之中有七十五個認得的。到了倫敦却不然，米拉邦也不好批評他們為什麼反不高

興。

他們到了倫敦不過一個月，覺得實在無聊，就去遊覽特島。柯普先生（副牧師名）特爲去看小姐，他們兩個少年男女此時尙未正式訂婚，却是彼此心照不宣，絕不會失望的。小姐並不是深於用情的人，還帶點霸道性，他的父親見了，未免有多少失望。但是念在是骨肉，很竭力設法的爲女兒的好。

她們介紹過柯普見米拉邦之後，柯普同他們盤桓了兩三天。他在那裏最末後的一天，僱了一條小船，幾個人一同駛風遊海。剛好有點微風，扯起滿帆，那條小船去得很快。米

拉邦們三個人就暈船，柯善却並不暈，還是很高興的。隨後看見他們三個暈得難過，只好駛回頭，幾個人面面相向，不發一言。

大凡一個人受了辛苦或受了驚怖或是暈船要作嘔，面貌是會改變的；往往露出父母或是遠代祖宗的面貌來的。

那位小姐坐在米拉邦身邊，副牧師坐在小姐對面，常常對着小姐微笑。後來米拉邦同小姐因為暈船惡心，面貌都改變過了。副牧師此時一看米拉邦同小姐的面貌是一樣的，平常是看不出來的。

副牧師覺得很不可解，加倍的留心看他兩個人的面貌

忘了對小姐微笑，忘了拉小姐的手；小船攏岸的時候，他還在那裏出神。

他們登岸回家的時候，他們兩個人面貌相同的地方，慢慢都看不出來了。米拉邦還是米拉邦，小姐還是小姐，並無相似之處，好像剛才在海上偶然揭幕露出從前的故事來。

當天晚上，柯普問佛朗西士小姐道：「你的繼父是你母親的老表（或是堂兄弟姊妹）麼？」小姐答道「不是的，他們並非親戚，不過是老朋友，你爲什麼會這樣的猜？」

柯普也不解說，翌日告辭回去辦事。

柯普是個忠誠少年，人是很機靈的。他到了家之後，很



想了這個人的面貌爲什麼這樣相像。不久就猜着內中的祕密，覺得自己所處的地位很不安。他從前原是在那鄉間當副牧師，認得她們母女二人的，後來戀愛上這位小姐，只因此時他還不能娶妻，故此未定婚。此時才明白佛朗令太太從前有祕密不可以告人的事，他就不肯同這家人結親。一個人坐在那裏歎氣，一方面是捨不得小姐，一方面是不肯同這家人生親密的關係。

若是用情很深的人是一切都不管的，因爲他自己是個教士，不能不慎重。他有許久不寫信給小姐，因爲心中有了芥蒂，提不起興致寫信。

當下米拉邦三人回到倫敦，小姐却逐漸着急起來，對母親談起柯普來。她無知無覺的問她母親，爲什麼柯普會問她繼父是否同母親是堂表的親戚。母親叫她把柯普所問的話再說一遍，小姐果然再述一遍，却很留神看她母親的面色。

小姐說道：「他問我這句話其中有什麼驚人的意思麼？難道是他因爲這樣不寫信給我麼？」

她母親聽了這兩句話，有點畏縮，並未把情節告訴她小姐，這時候也起首很是滿肚的疑團了。

當天晚上她偶然在她母親的臥室門口一站，第一次聽見他們夫妻反目的話。

這時候米拉邦太太站在梳妝桌前，她的丈夫在裏間的更衣室裏，兩眼看地板。

米拉邦太太對她丈夫說道：「你爲什麼第二次來擾亂我，你爲什麼拿良心的話強迫我，迫我同你結婚，免得你良心難過，我母女二人過日子過得好好的；我一生的志願只要我的女兒嫁給那位好少年；因爲你一來打攪，把他們的婚姻大事打散了。你爲什麼要闖進我的世界來？我受盡多少艱難困苦才熬到在社會上立住腳，爭得一個好地位。」於是伏在桌上大哭。

米拉邦沒得話答他的太太。小姐回到自己屋裏，一夜睡

不着。翌日早上吃早飯，還沒看見柯普有來。就哀求母親去探望柯普，看看是否他害病。

米拉邦太太果然去探問，當天就回來。小姐臉上很着急很憔悴，走到車站迎母親。

事體都好麼？她母親不能說是都好，不過人的確並不是有病。

她跑去探望一次，才明白人家若是不願意的話，去找也是不中用的。母女二人坐馬車回家的時候，女兒一定要曉得爲什麼柯普不寫信給她，其中有什麼祕密。她的母親不能把當天柯普所說的話告訴女兒，只好告訴她，柯普之所以翻悔

全爲的是米拉邦同她結婚。

女兒問道：「他爲什麼找你？一定要你嫁他？你爲什麼要嫁他？」

這位小姐原是很聰明的，把證據情景連綴起來，成了片段，把他們從前的事猜着了。問她母親是不是的？她母親只好承認了。

佛朗西士小姐此時覺得非常之難爲情，非常之難過。既是這樣，怎麼能夠叫一個行爲很端正的教士娶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子爲妻呢？她想到這一層，心裏難過到了不得，雙手掩面不響。

他們到了家，在米拉邦面前很用力節制住，不露痛苦。後來也忍不住了，等到米拉邦在椅子打盹的時候，母女二人就發作起來。

女兒先說道：「母親！你爲什麼那樣不中用、引仇人入室？他是你的倒運神，你就不該讓他進門。何況事隔多年你還嫁他？假使你當日把情節告訴我，我一定有好言相勸你的；但是我雖覺得心裏痛苦到萬分，他誤了我終身大事，我不該怨恨他的。」

她母親說道：「我的女兒，我何嘗不同他相持呢！我何嘗不覺得我不該再同我的倒運神說話呢！無如我說了多少，

他總是不肯聽；他總說到良心，說到我的良心，我爲他所惑，才答應他的。我們在老地方住得好好的，人家都曉得我們，恭敬我們，忽然把我們搬走了。從前我們是怎樣的心滿意足，我們也無求於人，人家也無求於我們。到了這裏之後，樣樣雖然是很闊的，却是沒得人理我們。他說倫敦社會熱鬧，我們來了，是到了新世界。住慣這裡的人，自然是覺得好。我們向來安靜慣的人，見了是毫無道理的；不過是電光石火，一會子就閃過了。我爲什麼要跑到這裡來？我真是個傻子。

米拉那雖是在椅子上打盹，他們母子兩個人罵他的話，

他却都聽見的。看見家裏的日子很不好過，只好還是到俱樂部去；但是心裏有事的人到了俱樂部也是難過。

那個少年副牧師對於他的所戀愛的小姐一味的是推諉延宕，沒得一句實在的話，大約是要看將來演出什麼新局面。米拉邦在家裏日夜受母女二人責備，只好不響。後來他很有心思，好像是盤算什麼新舉動；其後他們責備他得太利害，他受不了，只好提議離開倫敦，也不回去老地方，另外在某處租一所舊宅住。離副牧師不過三四里路。

他們答應了。米拉邦太太還說道：「住在那裏却有一樣，柯善要盤問你我們已往的歷史，你却不能告訴他。他一聽



得就要把我們女兒的終身希望都打得粉碎了。我們的女兒近來很像你，到了發脾氣的時候，簡直的是同你一樣。人家看見你們在一起是會看出來的，我不曉得將來發生什麼事。」

米拉邦說道：「我想他們不會看見我們在一起的。」這時候只要他的太太駁他，他是不同他辯的。

不久居然搬了。當搬家的時候，先把那母女二人安頓在二所客寓裏，他來回的跑了好幾次，料理新居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後，他回到倫敦客寓。

他告訴他們諸事都辦好了，只等他們動身。陪了他們到火車站，說是他自己還要在倫敦耽擱幾天同律師商量事情。

那母女二人先到新居，仍然還是很不滿意的，因為那少年牧師並無什麼舉動。

在火車上母親對女兒說道：「假使只我們兩個人住在那裏，並無他來打攪我們……隨他去罷。」新租的房子在一個樹林裏，是很可愛的。第一個新隣居來拜訪的就是柯普。看見他們這時候離他很近，舉動又很闊，心裏是高興的。不過對待那小姐全改了態度，並無親愛神色。

米拉邦太太看見這種情景，對女兒說道：「你的父親把我們害了。」

過了三天，米拉邦太太接了丈夫一封信，很詫異，這封

信是從法國海口發的。這封信一起首是解說他怎樣處置他的財產，所有動產是分給太太，另外存儲一筆款，利錢歸女兒用，本錢是女兒死後分給外孫們用。最後一段的信說道：「我才曉得凡是應該擔負的責任，無論就延了許久還是要照辦的。我承認我不該事隔多年又來找你的，我要補救我的前愆。法子是很多，却絕不應該同你結婚。最好是我從此不相見面，你也可以不必找我。你要找也找不着，我現在把財產交給你，你還可以過安樂日子了。我們若是再會面是有損無益。米拉邦書」單簡說，米拉邦自從那天起就不再露面了。若是有人打聽他的蹤跡，就曉得他住在比國的都城。到了

夏天，有一天下午，這個住在比都的人看見報上登佛郎冷小姐同柯普給了婚。這個就說道：「我謝謝上帝！」這也不過是暫時的滿意，從前一向他爲的是良心上過不去，心裏總不能歡樂，後來是很可以對得住良心了，却又是發生別的事，仍然使他心裏不安。這時候仍然是獨居無偶，只好靠盃酒澆愁。酒吃多了，出進要人扶他，也不作什麼事，也不說什麼話。

# 奪 夫

(原名 To Please His Wife. 譯自 Thomas Hardy: Life's Little Ironies.)

有一天是冬天星期日下午，哈文浦地方，在一間聖雅各教堂裏，禮拜的事體也作完了；教堂裏的人站起來要走了。

這時候教堂裏寂然無聲，聽得見海口的波浪聲。隨後聽見教堂裏司事的脚步聲走去開西邊的門，讓教堂裏的人出去；他還未走到門，門外却有人推開門走進來，是一個水手打扮的人。

司事走開一邊，讓他進來。他走到牧師身邊，牧師站起來兩眼瞪住他。

那水手說道：「先生，請你勿怪，我在海上遇風，幸得保存性命；特爲進來禱謝的。我聽說這是應該作的事，你若不反對，我就要禱告。」

牧師有點遲疑，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不反對，照例先要在未行禮之前，把意思說明白，以便禱謝的時候說合宜的話。你若是願意的話，我們可以借用海上刮過大風之後的格式。」

水手道：「我請你照用吧。」

那司事翻祈禱文，把那一段指給他看。水手跪在牧師面前，牧師讀祈禱文，水手跟住讀，讀得很清亮的。教堂裏的

人重新又跪下，衆人的眼睛都看這個水手。

禱謝過之後，水手站起來，衆人也站起來，走出教堂。一走出來，外面比教堂裏亮得多；有好幾位才認得他是姓佐里名沙特拉，是個少年，離開此地有好幾年了。原來他是此地人，他從小就喪了父母，吃海船的飯，往來於此地同紐方蘭。

他一路走，同這個說幾句，同那人說幾句。他告訴他們，當了一條小船的船主，遇着大風，幸而小船未遇險，他也平安。過了一會子，湊近兩個少年女子。這兩個人在教堂裏就很留心他，出教堂之後也是談論他。一個是溫和身量小的



一個是很高很大走動很慢的。佐里從頭至腳的很留心看這兩個女子。

他低聲問身邊的人道：「這兩個女子是誰？」

那人答道：「小的姓漢手名安美理，高的姓斐柏名約安」

納

佐里說道：「可不是我記起來了。」

他於是走到他們身邊，看看他們，說道：「安美理你不認得我麼？」

安美理有點法縮的說道：「我認得你。」

那高的女子用兩隻黑眼一直的看他。

他說道：「約安納小姐的臉我記得，却不甚清楚。但是她從前的事同她的親人：我都認得。」

於是三個人一面走，一面說。佐里把海中遇風的情形告訴她們。走到司陸普小街的轉灣，安美理就到了家，對他們點頭微笑，走回家去了。再過一會，佐里同約安納分手。這時候他並無事做，也無約會，走回頭去找安美理。這個女子同她父親同住；父親是個管帳的，女兒開一間小紙張筆墨店，幫補家用。佐里走進門，看見他們父女二人正要吃茶點。

說道：「我不曉得是吃茶點的時候，我却很喜歡吃一鍾茶。」

他在那裏吃茶，坐了許久，說了許多漂洋的故事。隣近的人也來了好幾位，聽他說。不曉得怎樣，自從這星期日的晚上起，安美理就愛上佐里，不到一兩個星期這兩個人都相愛起來。

下一個月有一日天將晚有月色，佐里向東走，走上高坡的地方。這地方有些好房子，他看見前面有個女人：這個女人回頭看他，好像是安美理。他走上前看，原來不是安美理，是約安納斐柏。他同女子打招呼，同他並排走。

那女子說道：「你走開罷，不然，安美理是要吃醋的。」佐里好像不喜歡這句語意，並不走開。

他們兩個人此時說的什麼，作的什麼，佐里是追憶不清的了。但是不曉得怎樣，約安納把佐里拉過來，叫他同安美理冷淡。自從這個星期起，佐里是追隨約安納的時候多，同安美理在一起的時候少。不久當地的人就傳說，佐里要娶約安納爲妻，令安美理大失所望。

自從一有這種謠言，約安納有一天早上打扮好了出門散步，要到安美理家裡；因爲她聽見她的女朋友因爲丟了佐里，心裡很難過，自己的良心上也覺得有點不安。

約安納對於佐里也不甚滿意，佐里留意她，她是喜歡的，覺得嫁了他，也還體面。但是她却並不十分深愛佐里。况

且約安納又是個有大志的人，很想高攀的。以社會上地位論，她比佐里高。自己的面貌原可以動人，她常時想嫁一個闊人。這時候她心裏想，倘若安美理捨不得丟了佐里，她不如把佐里還安美理，自己另嫁闊人。他拿定這個主意就寫了封拒絕佐里的信帶在身邊；只要看見安美理果然是難過的話，他就把信寄給佐里。

約安納走到司陸普小街，下了幾級台階，才到那小紙張店的門口。安美理的父親此時是不會在家的，她敲門，內裏無人應門，大約連安美理也不在家，她這種小買賣並沒得多少人來的；店東走開幾分鐘是不要緊的。約安納走進店裏坐

下，看見陳設得很好看。她四圍細看，看見窗外有一個人，很用心的看窗子裏擺的書本子冊子等等。這個人就是佐里，看看安美理是否獨自一人在家。約安納忽然覺得在這裏同他見面很無謂，就溜進裏間的小屋子。她同安美理是極熟的朋友，常常的不客氣走進裏間小屋的。

佐里果然走進店來。裏間的玻璃門上掛了很薄的窗簾，約安納從裏間看見佐里很有失望的神氣，正想走出店門。此時安美理回到店來，一看見是佐里，驚了一跳，很想再跑出去。

佐里說道：「安美理！你不必，你不要跑出去；你害怕

什麼？」

安美理說道：「佐里船主！我並非害怕，不過忽然看見你，令我一驚。」她說話的聲音誠然是受驚的腔調。

佐里說道：「我路過走進來。」安美理趕快走到櫃檯後，說道：「你要買紙麼？」

佐里說道：「安美理我並不要紙。你爲什麼走到櫃檯後？你爲什麼不站在我身邊？你好像是厭棄我。」

安美理說道：「我不厭棄你，我如何能厭棄你呢？」

佐里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請你走出來，我們可以好好的說話。」

安美理聽了一笑，果然走出來，站在佐里身邊。

佐里說道：「這才是個寶貝。」

安美理說道：「佐里船主！你不要這樣說，你這個話是只該對別人說的。」

佐里說道：「我曉得你的意思。安美理！我一向不曉得，我一直等到今天早上，我才曉得你喜歡我；假使我早曉得你的心，我絕不會作我前所作的事；我對於約安納是很有好意的，但是我一起首就曉得她並非特別待我，不過當我是個平常朋友罷了。我現在才曉得我應該向誰求親。安美理！你要曉得一個人遠出重洋，許久才回來，兩個眼睛是瞎的；看



見女人是分別不清楚的。他所看見的女人都是一樣的，個個都是長得好看的，只要容易說話就是好的，也不去想那個女子愛他不愛他；更不去想也許還有別個女子比那個女子更可愛。一起首我最喜歡的是你，但是你總是退縮羞怯，我心裏以為你不願意我騷擾你，故此我才去找約安納。」

安美理幾乎說不出話來。說道：「佐里先生！你不必再說了，不必再說了，你下個月就要同約安納結婚，你這樣是不對……」

佐里乘其不意，把安美理摟抱住。喊道：「安美理，我的寶貝！」約安納在窗簾後面，臉色發白，要閉眼不看，又

作不到。

佐里說道：「我只愛你，我愛你，要娶你；我因為只愛你，我曉得約安納一定願意同我散的。我曉得她要嫁闊人，她當日答應我不過是敷衍我的。她這樣身材高大好看的女子不是嫁樸實漂海的人的。你同我却配得最合式。」

佐里一連同安美理接吻了好幾次。

安美理渾身發抖。說道：「我却要曉得，你敢保約安納肯同你散了麼？你敢保麼因為……。」

佐里說道：「我曉得她不願意使我們憂愁，她願意同我散的。」

安美理說道：「我希望她願意，你不可在這裏耽擱太久。」

佐里還是在店裏流連，捨不得走。後來有一個人去來買火漆，他才走了。

約安納看見這種情景，醋意大發；四圍的看，要逃走。要緊的是不使安美理曉得她在這裏。她偷偷的從裏間走到過道，輕輕開了大門走了。

她一看這種情景，意思立刻改變，一定不肯同佐里散。走回家，把寫好的信燒了。告訴母親，若是佐里來找她，就說是有病不能見他。

佐里却並未去找，不過給她一封信，老老實實用很淺白的文字，告訴他此時的意思；請她打消婚約。

佐里在寓所看海口，看遠處的海島，等約安納的回信。老等老不來，等到天黑後，他等得難受，他走出大街，禁不住不去約安納家裏，打聽她說什麼。

到了那裏，約安納母親說是女兒有病，不能見他。他問是爲什麼病，女子的母親說是得了信之後，立刻就很難過。

佐里問道：「斐柏太太你曉得我的信裏說什麼嗎？」斐柏太太說是曉得，她們得了這封信，心裏都很難過。

佐里一聽，恐怕自己犯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，就解說給

斐柏太太聽：若是約安納見了信很難過，一定是生了誤會；他原以為打消婚約爲的是不要束縛約安納，還她的自由；既然約安納不願意打消，他只好踐約，請約安納當作那封信是未嘗寫過不算數。

翌日早上他得了口信，女子請他晚上到市政廳送她回家。屆時他果然去接，兩人手拖手的一路走，一路說話。

約安納說道：「佐里！我們兩人還是同從前一樣是不是？你的信是送錯了是不是？」

佐里答道：「你一定要同從前一樣，我們同從前一樣。」約安納想起安美理來，臉上很不好看的喃喃說道：「我

要與你同從前一樣。」

佐里這個人是奉教很虔篤的，不肯走錯一步的，說話是算數的。過了不久，果然就結了婚，告訴安美理說：他從前誤會了約安納的意思。

結婚後一個月，約安納的母親死了，新夫婦就要打算以後怎樣的過話。約安納因為母親死了，不肯讓丈夫再去吃海船的飯，但是不去又該在本地作什麼呢？後來兩夫婦定了計畫，就在本處大街接辦一間雜貨店。佐里是不曉得開店鋪作買賣的，約安納尤其是外行，只好打定主意學學看。

於是兩夫婦全副精神開店作買賣，一連作了幾年，也沒

得什麼進步；生了兩個孩子，約安納寶貝這兩個孩子同性命一樣。她雖然不甚愛丈夫，却很愛孩子，但是生意總不見得發達。終天日夜只替兩個孩子打算。孩子們到學校學些不甚相干的東西，因為他們生長在海口，自然是喜歡海上的事。

此時安美理也出嫁了，也是運氣使然，嫁了一個本地的很發達的商人作繼室。這個男子比安美理大幾歲，却還算是個壯年的人。當初安美理會說過不肯嫁人的，但是立士特很耐煩的一步一步的把她說轉來，她果然就嫁了立士特，也生了兩個孩子。安美理是歡樂極了。

這個商人的大房子也在大街上，正在佐里夫婦們的店鋪

斜對過。約安納從前把安美理的丈夫搶過來，現在開的是個小店，店裏擺的不過是茶糖葡萄乾各種雜貨，終天在櫃檯裏照應主顧。安美理却是養尊處優，居高臨下的看她；她覺得心裏很難受。隨後生意更不好，用不起伙計。店裏的事都靠自己招呼，只要走進來買了個銅錢東西的，她也要同他們客氣，絲毫不敢得罪；直街上碰見他們，也還得盡禮。對過的安美理常常的歡天喜地的帶了孩子奶媽們出門，所與來往的都是本地的闊人：這是她奪人家丈夫的結果。

佐里是個長厚良善人，心裏的思想同外面作事樣樣都對得起他的太太。既然娶妻生子，自然對於安美理的愛情完全



冷淡下來。此時他雖待安美理，不過是個平常的朋友；安美理對待他，也不過如此。

佐里這個人作小買賣是很欠聰明，太過長厚；總是不會發達的。

有一天是夏天，店鋪裏無別人只有約安納夫婦。約安納看見安美理門前停了一輛闊人的馬車，近來安美理已很有闊照顧了。

約安納喃喃說道：「佐里！我說句真實話你不是個生意人，你未學作過買賣。你忽然跳入買賣場中是絕對不能發達的。」

佐里是向來聽他太太的話的，很高興說道：「我並不希望發大財，我是很歡樂的，我們只管捱過去罷。」

他女人從醋瓶醬瓶縫裏向斜對過看，很不高興的說道：「捱日子的是要捱的，你看安美理從前是很窮的，現在是這樣闊。她的兩個兒子快要進大學校是無疑的了。你想想看，你的兒子只好進鄉塾。」

佐里此時也想到安美理還是很高興的。說道：「約安納！幫助安美理使她有今日就是你。當初原是你警告我要我脫離安美理的；故此立士特先生才能走來向她求親，她就答應了他。」

約安納很愁苦的哀求她丈夫說道：「你不必提起舊事了，你要替孩子們想想，你不替自己打算，也該替我打算：我們有什麼法子，可以多弄點進款。」

佐里此時也認真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呀！我告訴你一句實話，我雖然不肯對你說，我自始至終都曉得我不會作小買賣，我要稍爲寬大點的地方作個用武之地。我終天屈伏在鄉間是不能施展的；假使我能行我自己的主意，我也能放財，不見得比不上他人。」

他女人說道：「我却很想你試試，你是什麼主意？」

他答道：「我還是要漂海」

約安納從前以爲丈夫漂海，自己就變了半寡，故此把丈夫留在本地，不許他漂海。現在她的志氣改變了。說道：「你看漂海可以發達麼？」他丈夫答道：「除了走這一條道，我並無他法。」

她問道：「你當真要去麼？」

她丈夫答道：「我老實告訴你，漂海並非是什麼快樂的事，在海上是沒得在店後小屋子那樣快樂的。我說句實話，大海裏的鹹水是沒得什麼好頑的。我向來是不喜歡的，但是爲你起見，爲孩子們起見，也說不得了；我生來原是個跑海的人，我只有這一條路，可望發財。」

他女人問道：「要出門多久才能發財？」他答道：「這要看情形，也許不必甚久。」

翌日早上，佐里從箱子裏取出幾件漂海的衣服，彈好了弄平了，穿在身上，就跑到碼頭。此時這海口同紐方蘭地方也還有許多海船來往，却不如從前那樣熱鬧。

不久佐里就同人合股置了一條帆船，自己仍當船主，在沿海各口來往。到了春天，放洋往紐方蘭。

約安納帶着兩個兒子住在家裏，兩個兒子現在長得很壯健，終日在碼頭上忙作各種事。

約安納自言自語說道：「暫時不得不叫兒子們作點粗事

，現在我們的光景不能不要他們辛苦。等到他們的父親回來，他們還不過是十七八歲；那時候不能叫他們在海口碼頭上忙了，好好的請先生教他們讀書，那時候有了幾個錢，他們也可以去學什麼代數，什麼拉丁文，也可以將就比得上安美理那兩個寶貝兒子。」

過了許久，佐里該應回家的時候還不見來，約安納以為不必着急，為的是帆船要看風色，是不能說定什麼時候準到的。果然過期一個月就有消息，船快到了。有一天晚上下雨，聽見過道有脚步声，是佐里到了；剛好兩個兒子出去未回來，只有約安納一個人在家。

夫妻見面之後，佐里就說：「因為作了一宗生意，耽擱了些日子，好在這宗生意作得還好，多弄好些錢。」

他又說道：「我是打定主意不使你失望，你也要承認我未使你失望。」

於是從口袋裏掏一個大帆布包，把袋裏的金錢交給約安，說道：「我的寶貝！這不是錢吧？你說我能弄錢不能！」

約安乍見許多金錢，自然是很快樂。過了一會子，沉下臉來說道：「這是一堆金錢是不错的，不過祇這一點麼？」

佐里說道：「我的寶貝！你還嫌少嗎？你試數數看，那堆錢足足有三百個金鎊：這還不是一注大財嗎？」

約安納答道：「是一注大財；在海上看是大財，但是在陸地上看……」

約安納些時候只好暫時不提錢的話，因為兩個兒子回來了。過了幾天，佐里去教堂禱謝，再過幾天，商量怎麼樣處置這筆錢。佐里問太太爲什麼還是不甚滿意？

他太太說道：「你還不曉得麼？我們的錢不過是一百一百的算，人家的錢（一面說一面指斜過對）是一千一千的算你曉得嗎？自從你走過之後，他們置了雙馬的大馬車了。」

佐里說道：「是嗎？」

他的太太說道：「你全不曉得世界的變遷，我們只好盡



我們的力量作。但是他們還是富，我們還是窮。」

一連有好幾個月，約安納總是不高興，一點也提不起興致來。兩個孩子仍然在海口上作事。

佐里有一天對太太說道：「約安納！我看你的舉動還以為不夠。」

太太答道：「是不夠。我的兩個孩子替立士特家裏駕船，從前我未嫁的時候，我的身分比立士特太太高。」

佐里是不肯辨駁的，只好嘴裏喃喃的說，再去漂海一次。他一連盤算了好幾天，有一天下午從碼頭走回來，忽然說道：「寶貝！我為你起見還可以再去一次。」

太太問道：「你要作什麼？」

佐里說道：「我要叫你按一千一千的算，不按一百一百的算。」

太太問道：「你要怎麼辦呢？」

佐里說道：「你得讓我把兩個孩子帶去。」約安納聽了，臉上變色；立刻答道：「你不要說這句話。」

佐里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太太說道：「我不願意聽這句話，海上是有危險的。我要他們作點斯文的事，不願意他們冒險，不願意他們在海面上；我一定不能讓他們去。」

他答道：「你既不願意他們去，就不要他們去。」

翌日約安納問道：倘若他們同你去，是不是可以多弄好些錢？」

佐里答道：「比我一個人去可以多得三倍的錢。有我指揮他們，抵得過我兩個。」

再個一會子，約安納說道：「你再把情形多告訴我。」

佐里說道：「兩個孩子對於海上行船的事是很在行的，很有當船主的本事。我們這裏海口沙灘很多，同北海一樣，他們却在這裏從小就練習慣了，很能鎮靜，六七個老水手，抵不過他們兄弟兩個。」

約安納很不安靜的問道：「到底在海上是不是真有危險？現在又有謠言，說是要打仗是不是的？」

佐里答道：「危險是有的，但是……」

作母親的聽見這句話，自然是不能放心的。越想越害怕，不曉得海上有多大的危險。但是安美理很有施惠於他們的意思，約安納見了更難受，禁不住不常常的對着丈夫怨窮。兩個兒子是很容易說話的，是沒得脾氣的，所以聽見說要他們漂海的話是很願意去。他們雖然同父親一樣，並不十分愛在海上，但是提到漂海他們是很高興的。

現在只等這位太太一答應，他們就預備走。等了許久，

約安納勉強的答應兩個兒子跟隨父親去漂洋，佐里是非常之踴躍，信天由命。

佐里於是把所有的積蓄當作本錢，作孤注一擲。進貨進得極少，只夠賣出。所得的進項，剛夠約安納一個度日。她向來是有兩個兒子在身邊安慰她，現在兩個兒子也要離開她，曉得是日子將來是很寂寞，很難過的，也是無法。

於是置了好些貨，如靴鞋，衣服，繩索，帆布，黃油等裝滿一條船，要裝到紐方蘭出賣；歸程是裝皮革；油魚。回來本國時，經過沿海各海口，另外還作些買賣，獲利更厚。

有一天是春天星期一日早上，這條船放洋。約安納不敢

在碼頭看他們放洋，這原是她們的意思要他們父子三人漂洋的。她不敢去看。她的丈夫曉得她的意思，早一天晚上就告訴她翌日午前起程。到了早上五點鐘，他們父子三人在樓下忙的收拾零碎東西。約安納不先下樓，以為他們九點鐘才離家的。屆時下樓，才曉得他們父子三人已經出門了，只在櫃檯上用白粉寫了幾個留別的話。她的丈夫寫的是「我們悄悄的走了，不驚動你，使你難過。」他的兒子們寫的是：「母親！上帝保護你。」約安納立刻跑到碼頭去看「只看見那條約安納（船名）揚帆駛向海外，只看見船，看不見人了。」

她發狂像的大哭，喊道：「原是我要他們漂洋的！」

她走回家去，看見兒子們用白粉所寫的字，心痛欲裂了。但是抬頭看看斜對過安美理的大屋，臉上却開展起來，心裏很安慰的，以為不久就可以同她比肩，不必聽他們使喚了。

作者要還安美理一句公道話：約安納以為安美理妄自尊大，完全是約安納的幻想；在安美理却毫無這種意思。那位富商的太太，舉動闊綽，這是無可隱諱的。這兩個女朋友後來是很難得見面，但是偶然相遇，安美理總是出盡力節制自己，不使貧富不同的地方過於顯露。

第一個夏天是過去了，約安納的小店比從前的局面更縮

小了許多，只剩了一個窗子一個櫃檯了。此時並沒得什麼人來買她的東西，最大的顧客只有安美理。她打發人去買東西，並不怎樣的看貨色議價錢，簡直的是同施恩施惠一樣。約安納覺得很難受，到了冬天，覺得寂寞難堪。把櫥櫃改了方向，要保全他兒子們用白粉寫的留別的幾個字，不使磨滅了。往往看見這幾個白粉字，禁不住不滴淚。安美理的兩個美貌兒子回家過聖誕節，還聽說快要進大學校了。約安納覺得自己埋沒了不能說句話，好在只要再等過了一個夏天，她就可以揚眉吐氣，說一句話了。快到海船該到的時候，安美理有一天去探望這位女朋友，因為她聽見約安納許久未接丈夫



的信，有點不放心，故此特爲來探望。安美理穿了一身綢緞，走路有聲響，從店裏的小過道，擠進店後的小屋子。

約安納一見了老朋友，先開口說道：「你好呀！你無事不得意，我却同你相反。」

安美理說道：「但爲什麼作這樣的想，我聽說他們回來是要發大財的。」

約安納答道：「呀！他們回來麼？我心裡很疑迷，簡直的是受不了；你想想看父子三人都同在船上，我有好幾個月沒接着家信了。」

安美理答道：「但是未到時候。你斷不至於遭逢不幸的

」。

約安納答道：「即使是發了財，也抵不過我日夜在家懸念憂愁。」

安美理說道：「你們日子過得很好，你爲什麼讓他們去呢？」

約安納很有氣的答道：「是我要他們去的，我告訴你爲什麼緣故吧！我看見我們過的這樣亂七八糟的日子，你過的是那樣興旺闊綽的日子，我是受不住的；我現在是把理由告訴了你，隨你恨我吧。」

安美理答道：「約安納我永遠不恨你的。」

安美理所說的這句話果然是句真實話。到了秋後，海船是應該到了的時候，還是看不見那條約安納海船進口。這是不能不着急的了。約安納坐在火爐邊，只要聽見一陣風響，就不由得不渾身發抖。她向來最怕的是海，最恨的是海。她以為大海是最靠不住的，最不平安的，專使女人憂愁的；但是她心裏總是說道，他們遲早是要到的。

她追憶起她丈夫快要走的時候，曾經對她說過，只要發了財，平安到家，立刻就帶着兩個兒子進教堂禱謝。約安納於是每天早晚必到教堂坐在最前排，誠心祈禱。他兩眼看着二十年前佐里入教堂祈禱所跪的地點，追想二十年前的情

景，如在目前。她又想她的丈夫一定還要再到這教堂，再跪在那個地點祈禱的。這次祈禱還有兩個兒子同他在一起，一個跪在他的左手，一個跪在他的右手。她想像日久，彷彿是得了一種神經病，好像是當真看見他們父子三人跪下禱謝。她每次到教堂，一向那裏看，就看見他們三個人。

約安納只管天天祈禱，那海船却還未到。上天是慈悲的，但是還未到解脫她憂愁的時候；因為她貪圖富貴，恥居人下，不惜叫她丈夫兒子去冒大險，故此種種的示罰。此時已經過了該到的時期有好幾個月了，她簡直的是着急到發狂。約安納是常常看見聽見他們父子三人快到的明證，有時

候在小山頂上望海，遠遠的看見天涯海角有一個黑點子；他以爲一定是約安納海船的歸帆。有時候在家聽見碼頭有熱鬧聲音，他就跳起來說是他們到了。

原來全不是的。她在教堂，神經顛倒的眼睛所看見的不過是個幻像，並不真是他們父子三人。她所開的小店，此時已讓她吃空了，因爲她困於憂愁，毫無興致，貨色買完，懶得進貨。

安美理眼看她這樣爲難，忍不住不招呼她，常要幫助她。她却一概拒絕。說道：「我不喜歡你，我受不住見你的面。」

安美理說道：「約安納！我要幫你，要安慰你。」

他答道：「你是一位闊夫人，有的是很富的丈夫，有的是很好看的兒子，你理我這樣無夫無子的人作什麼？」

安美理說道：「約安納！我只要一件事，我要你住在我家裏，不必獨自一人住在這間寂寞屋子裏。」

她答道：「若是他們回來不看見我怎麼樣呢？你要我同他們分離麼？不能。我還是住在這裏，我不喜歡你，無論你待我怎樣好我也不能感謝你。」

她雖是這樣說，再過幾時，她連房租也交不出來；曉得他們父子三人是不能回來的了，是完全無希望的了，只好勉強搬過去寄人籬下的了。安美理請她住在二層樓上，隨她自

由出入，不必向她家裏人交接。她這時候頭髮也白了，背也駝了，滿臉很深的縐紋；但是終天日夜，還是盼望他們父子三人回來。有時候她在樓梯，偶然遇見安美理，就說道：「我曉得你爲什麼要我住在這裏，他們是要回來的，看見我不在家是要大失所望的，就許又去了；你要痛痛快快的報復我從前奪你意中人的仇恨。」

安美理曉得她心裏悲痛，只好忍受着不去理會她。所有此地海口的人都曉得佐里父子三人是絕不能回來的了。一連過了幾年，人家都以爲那條海船是沉沒了。但是約安納晚上被聲響驚醒，總要看看對過的小店，是不是他們父子回來了

自從約安納海船放洋之後，過了六年，有一天十二月晚上，天很黑，有霧，大風從海外刮來，刮到臉上是很潮溼的。

約安納很虔誠的祈禱，到了十一點鐘時候睡着了。大約是一兩點鐘之間，她驚醒。她的確是聽見佐里同兩個兒子在小雜貨店門口叫喊的聲音。她立刻從床上跳下來，胡亂的披上衣裳，跑下樓梯，把蠟燭放在堂屋裏，打開大門，跳到街上；因為濃霧看不見店，他却立刻跑過去。門口並沒得什麼人；可憐這個女人赤了腳，同發狂的一般，走來走去。她



想也許他們先進去了，夜深不便驚吵她。她又走回來小店門口，用大力敲門，一直敲了好幾分鐘，他所僱用的一個少年照理小店的，才從夢中，驚醒，在樓上的小窗子向外看。看見一個衣裳穿不清楚的骨頭架子在店門口。

那個骨頭架子問道：「有人來了麼？」

那個少年答道：「原是佐里太太麼？我不曉得是你，並沒得什麼人來！」



聖水

(原名 Dr. Haidigger's Experiment. 原著者 N. Hawthorne)

亥特格老先生是個醫生，是個異人。有一次他請了四位老年朋友，到他的書房。這四個老人有三個都是白頭髮，白鬍子的老頭子。一位叫作米特邦；一位叫作克力古，是個陸軍大佐；一位叫格士柯；第四位是個老寡婦，叫維雪理。這四位客人都是龍鐘潦倒離死不遠的人。米拉邦少年的時候是個富人，因為投機，不幸把錢都丟光了；現在比叫化子好得有限。克力古大佐從前最喜歡尋樂，把光陰財產身體都糟踐完了；這時候周身都是病，無時不病。格士柯是一位破產的

政客，名譽最不好，現在他什麼名聲都沒有了，因為無人理他。那位老寡婦有人傳說他少年的時候是一位絕艷麗的女子，其後因為謠言播傳得很不堪，人家對待她都有了成見，有好些年她不敢露面。還有一層：前好些年那三位老頭還是少年的時候，都看上這位維雪理，都戀愛過她。有一次他們三個人爲這個女子，幾乎要動刀。有人還說這位亥特格老先生同這四位老客人，因爲很不得意，都多少犯了些神經病。

且說亥特格把他們四位請了來，一面讓坐一面說道：「我的老朋友們！我在我的書房試驗一樣東西消遣，特爲請衆位來幫我的忙。」

許多人傳說，這位亥老先生的書房是一個極怪異的地方，是一間古老房子；地上堆滿塵土，房上四圍都是蜘蛛網。靠着四面牆擺了幾架書櫥，櫥下的一層一排一排擺的都是大本書；上層擺的都是小本的書。擺在中間的書櫥頂上是一個醫學祖師的銅像。老先生若是遇見有什麼疑難雜症，就要請教祖師的。屋子裏最黑暗的屋角，擺了一架很高的古老木櫥，櫥門略為打開一點。櫥裏放的是一副骷髏是無疑的了。兩個書櫥之間，掛了一面大鏡子。有許多人說，這面鏡子是極異的，最怪異的是所有老先生醫死的人都到了這面鏡子裏，只要亥老先生看看鏡子，這些死鬼就瞪眼看他。鏡子對過掛

的是一幅全身的少年女子畫像，穿的是極華麗衣服；不過年代久了，畫像的臉同衣服的顏色都剝落了。五十年前，該先生戀愛這個女子，正要同她行結婚禮，不料這位少年女子得了一點很輕的病，吃了該先生一服藥，不幸死了。死的那一天，就是他們訂期行結婚禮的早一天。這些怪異的事物都不算什麼；還有最怪異的是屋裏一本極大極厚的書，是用黑皮裝的，用銀打的活扣。書面書背都沒得字，不曉得這本書叫什麼名字。但是許多人都曉得是一本講邪術的書。據說有一次女僕走來打掃書房，不曉得這本書的利害，把這本書舉起來彈了塵土；忽然櫃裏骷髏就自動起來，動得很有聲響；同

時那幅畫像裡，那位少年女子，一隻腳踏在地上；同時又有好幾個死鬼臉在鏡子裡出現，櫥頂上的老祖師搖頭說道：「不許動。」這就是孩老先生的書房。

這一天正是夏天的午後，屋子中間擺了一張黑木小圓桌子，桌上放了一個極細巧的玻璃瓶，日光斜射在瓶上，返照在這四位老客人的死灰色臉。每位客人的面前放了一隻玻璃盃，是喝香賓酒的。

孩老先生對客人說道：「請你們幫我忙試驗一件極怪異的事。」

孩老先生是個特別古怪的老頭子，人家傳說他的古怪故



事多到了不得。有好幾段故事就是作者說的。作者自問是個說實話的，讀者讀了這段故事萬一不肯相信的話，作者很願意坦負責造謠言的惡名。

四位客人聽見他要試驗，以爲不過是在抽氣筒裡悶死一條小老鼠，或是用顯微鏡看蛛絲等等把戲：這是他常時作給屋裏的人看的。誰知他走過去把那本黑皮大厚的邪術書搬過來，打開活扣，翻了好些頁，那出一朵玫瑰花來；這朵花是夾在書裏不知多少年的了。花朵同葉子不獨變了色，並且乾枯了；用手一搓是要粉碎的了。

該老先生歎一口氣說道：「這朵枯萎將要成灰的花是五

十五年前從樹上摘下來的；原是華德小姐給我的，牆上掛的就是這位小姐的像；我原打算行結婚禮那一天戴的，我把這朵花藏在這本大書裏五十五年了。你們能相信麼；我可以把這朵花變還原形，同五十五年前初摘下來的時候一樣。」

那位老寡婦搖搖頭說道：「胡說！你還不如說你可以把老婆子的雞皮縐面皮變還少年的那樣光鮮潤滑。」

亥老先生說道：「請你看！」他於是把圓桌中間擺的破玻璃瓶打開，把那朵枯花放在瓶內所裝的聖水裏頭。起初這朵花浮在水面，一點水好像都不沾。不久却很古怪的變過來，花瓣有點變動，顏色變了深紫，那幾塊葉子也變了青綠；這

就是五十五年前華德小姐送給他的一朵玫瑰花，異常之鮮艷

他的朋友們齊聲說道：「這是很好看的變把戲。」他們的話是隨便說說的，因為他們看見變把戲比這個變得還要奇巧驚人。他們又問道：「這是怎麼變的？」

亥老先生問道：「你們可會聽人說過一個返老還童的聖泉麼？二三百年前有一個西班牙人曾經去尋過這個聖泉。」

那老寡婦問道：「那個西班牙人可會找着？」

亥老先生答道：「他並未找着，因為他不曉得在什麼地方找。有人告訴我是在北美洲南部某處某湖旁邊。這個聖泉

的來源有好幾株極大的辛夷樹蔽遮住，因為有聖泉培養，故此幾百年還是長春不老的。我有一個好朋友曉得我好奇，送我這一瓶聖水。」

大佐克力古絕不信老先生的話，清了嗓子問道：「這聖水對於人的肉體有什麼效果呢？」

亥老先生答道：「我的好大佐！你可以親身試驗，你們諸位都可以試了；吃口聖水，使你們都可以返老還童。我自己因為受了一生苦惱才熬到老，我不願意再變作少年了。你們若是許我的話，我作一個旁觀人，看你們試驗這聖水的功效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把聖水倒了四盃。水裏大約是含了一種氣，在孟子裡頭冒小氣泡。那四個老年人聞見香，曉得吃了是舒服的，却並不相信有什麼返老還童的功能，很想立刻就吃下肚子裏。該老先生却請他們且等一等。說道：「你們都是有了年紀的人，是很有過閱歷的了。你們曉得的一旦如再變作少年，就有許多危險的事在眼前。你們何妨當未飲聖水之先，各人心裏先定一個作人的規則，好替同時的後生小子作個模範。」

那四位老朋友不答他，只付之一笑。他們都是嘗過世味的人，很曉得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却還是不肯改，依然還要再

陷覆轍。

亥老先生對他們點頭說道：「請你們飲聖水，我却是很高興，挑選了四個極好的模範供我試驗。」

他們四個人手抖抖的舉盃喝聖水。這四個人都是尸居餘氣，精力消磨淨盡的人。亥老先生果然挑得不錯。

他們喝完聖水，把盃放在桌上。却也奇怪，果然他們飲了水之後，立刻就精神煥發起來，很像是飲了好酒一樣，臉上立刻寬舒得多，兩眼都很有神采。四個人你看我我看你，果然臉上的縐紋也不見了。那個寡婦先把帽子弄正了，因為他先覺得自己少年起來。

同時四個人都喊道：「再給聖水我們吃！我們年紀是變青些了，但是我們還是老。快來快給我們吃！」

亥老先生坐在旁邊很安靜的看，說道：「耐煩些，耐煩些，你們經過了許多時候才能長到老，現在只要經過半點鐘工夫就變作少年，你們還不能耐煩的等麼？好在聖水是現成的。」

於是再把聖水倒給他們吃；瓶裏的水足夠把半城的老頭子都變作少年。那四個盃裏的水還冒泡，他們四個人立刻都喝完了。這瓶的聖水真是神妙莫測，一到喉嚨，他們立刻就覺得同從前大兩樣，兩眼立刻有神有光，頭髮已變黑了。那

三個男人此時變作中年的人，那女人更變作少嫩得多，還不及中年。

那位大佐這時候兩眼只瞪那寡婦，說道：「我的寶貝！你的面貌真能迷人。」

這位美貌寡婦記得從前的事，曉得這位大佐向來好恭維人，所說的話不是十分可靠的，不敢自信；立刻跑去照鏡子，惟恐她自己的臉還是滿臉的雞皮總紋。當下那三位男人的舉動是如醉如狂的。格士柯的心裏想的都是政客的生涯，他想到的是從前的國事，抑或是現在的，抑或是將來的：我們却說不出來；不過只聽見他滿嘴說的都是什麼愛國，什麼國家



的榮耀，什麼國民的權利；有的低聲說，好像是討論什麼秘密事，不可以令人曉得的；有的說得很客氣很恭敬的話，好像是對君主說的。那位大佐此時高唱酒後的歌，一面唱，一面敲酒盃。兩隻眼釘在寡婦臉上，坐在她對過。米特邦嘴裏說的都是銀錢的事，作什麼事可以發多少財。還說出一個極妙的發財計劃，要設法捕捉許多大鯨魚，把大鯨魚都教練成熟，同教馬一樣。要用大鯨魚從北冰洋拉大冰塊拉到印度洋，給供印度人消暑。

那位寡婦照着鏡子，不停的哈腰說話。看見鏡中的少年美女是恭維極愛到了不得；隨即把臉緊湊鏡子要細看看臉上

還有縐皮沒有；又要看看滿頭的白髮變什麼樣，是否可以不必戴老寡婦的古老帽子。她一細看之後，歡樂極了，一步一跳的跳回來坐下。對亥老先生說道：「我的寶貝醫生！請你再給我一種聖水喝！」

亥老先生是怎麼說怎麼好的，答道：「有的是聖水，我已經又替你們倒滿了。」

他們一看果然是又倒滿了。這時候看見盃裏的水又清又亮，有金剛鑽那樣可愛。剛好快到日落時候，瓶裏的水盃裏的水都同時發光，照見老先生的面貌是個極可敬的年高老人。他們一面喝第三盃聖水，一面看見老頭子滿臉都是詭秘不

可測度的神色。

不到一會子工夫，他們覺得渾身氣血流通，都變作少年；所有從前的憂慮愁苦病痛：一切都消滅了；好像作了一場大夢初醒過來的，重新變作另一種人，在另外的一個新世界

於是齊聲喊道：「我們都是少年！我們都是少年！」

少年人自然是有少年人的思想舉動，最奇怪的是他們嘲笑老頭子的衣服，老年人的舉動。裝作老年人的模樣取樂，一個故意的裝出兩腿無力，在那裏學老人走路；一個裝作老人雙目不明，戴上眼鏡看書；一個坐在交椅上學作老老生的

古老樣子。那位美貌少年寡婦（她這時候年紀變作很青，恐怕是還未出嫁不好稱寡婦的。）一跳一跳的跳到老先生身邊，說道：「老先生！老寶貝！請你站起來同我跳舞。」

於是四個同時大笑，要看老先生跳舞。

老先生很淡定的說道：「我又老又患風溼病，行動都不便利；我的跳舞時代是過了，請你饒了我吧！你們三位都難以同這位美貌少年女子跳舞。」

大佐對寡婦喊道：「請你同我跳」

格士柯喊道：「不能，不能，我要同她跳！」

米特邦說道：「五十年前她答應過嫁我。」

三個男人都圍住寡婦，都要同她跳舞。一個捉住寡婦兩隻手，一個抱住他的腰，一個把手藏在他的頭髮裏。寡婦此時臉紅喘氣，又罵，又笑，又要掙扎，却掙扎不脫。三個少年男子爭一個少年美女，情景的確是非常之好看。最奇怪的是那面鏡子照出的是三個老頭子爭同一個老婆子跳舞，看見了更令人發笑。

但是這時候那四個人的確都是少年，一看他們的蓬蓬勃勃的情慾，就曉得他們是少年。

那個少年寡婦一味的賣弄風情，要手段，既不擺脫，又不說同他們跳。他們於是彼此互相仇視，各人要顯出各人的

本事來；一面用一隻手仍然抓住美女，一隻手就對勁敵打過來。四個人鬧成一團，推過來，推過去，把小圓桌推翻了，把裝聖水的玻璃瓶打得粉碎，聖水倒在地下，滿地發光。此時是夏末初秋，有一隻飛不動等死的蝴蝶躲在地下；沾了一滴聖水，立刻就飛起來，飛來飛去，飛了好幾轉，落在亥老先生頭上。

老先生說道：「你們三位來吧！維雪理太太來吧！你們鬧得太不成樣子了，我不能讓你們再鬧了！」

他們四個人聽了，立住不動，渾身打戰，好像是老態慢慢的回頭了。他們看看老頭子；老頭子在地下把玫瑰花檢起

來對他們動動手，他們四個人才坐下，因為他們雖仍是少年，氣力用得過多，都覺得疲乏了。

亥老先生舉起那朵玫瑰花說道：「我的可憐的小姐給我的玫瑰花又起首要萎了！」

果然是的，當那四個人看這朵花的時候，這朵花就萎了，同從前夾在書本子的時候一樣。他把花一抖把水點子抖丟了，把花送到唇邊接吻。說道：「我愛這朵枯花同他鮮艷未枯的一樣。」話才說完，頭髮上那隻蝴蝶跌下來，跌在地上。

那四個人又發抖，很覺得通身發冷。他們面面相看，好像像符水失靈，他們臉上的綉紋又發現了。難道他們剛才不

過受了迷術麼？何以從前幾十年的不知不覺的變遷，不過頃刻之間又變過來了麼？何以從前變得那樣慢，這時候變得這樣快？難道是他們又變作老年人了麼？

他們很愁苦的喊道：「這頃刻之間我們又變老了麼？」他們果然是又變老了，原來聖水的功用不過頃刻，還比不上酒的力長。那個寡婦覺得尤其難受，伸出兩隻有皮無肉的手掩住臉，以爲既不能久作美貌少年女子，反不如用棺材蓋住臉了。

亥老先生說道：「朋友們！是的，你們又老了。聖水都倒在地上，我也不可惜。假使我門前有一道聖水河，我也不



肯彎腰喝他一口。假使聖水的功用不是頃刻的，是功效很長遠的，我也可喝。這次的試驗，很令我明白得多。」

但是他的四個朋友經過此次試驗，却另得見解；他們打定主意去北美洲的地方找尋聖泉，永遠住在那裏，不分日夜的喝聖水。

# 本局出版新書

## 社會科學大綱

孫寒冰主編

內容如下

- (1) 社會科學是什麼 孫寒冰
  - (2) 史學 黃維榮
  - (3) 社會學 應成一
  - (4) 社會心理學 章益
  - (5) 經濟學 李權時
  - (6) 政治學 吳頌皋
  - (7) 法理學 端木愷
- 均為各大學教授精心傑作  
全書共十六萬言
- 定價 平裝一元六角  
精裝二元

## 經濟學

李權時 著  
實價大洋六角

本書即青年學術講座第一種，原定十一月一日出版，以各學校作課本者，甚多，特提前於九月十五日出版，全書約八九萬言，編制適宜，內容精密，為中等學校最通用之經濟學課本，即各大學學生，欲得最良善之經濟學參考書，亦不可不人手一編。

## 行為主義論戰

黃維榮 譯  
定價大洋一角

華震是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先鋒，麥獨孤是內省心理的大師，兩人是勁敵。他們的辯論多麼重要！研究心理學不可不看。有郭任遠先生的長序更為特色。



詭  
姻  
緣

伍光建譯  
葉公超校并序

She Stoops To  
Conquer:  
or  
The Mistakes of a  
Night.

---

A Comedy  
by  
Oliver Goldsmith



